

## 邂逅

□ 徐芸(上海, 教师)

这天打开窗时, 突然发现窗户角落边好像多了什么东西, 定睛一看, 有一些稻草围在一起, 是一个鸟窝! 再一看, 里面竟然出现了许多小生命。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鸟儿, 我喜出望外, 唤来全家端详这些新客。它们全身红色的皮肤, 闭着眼睛, 体格微小, 似乎一阵风吹来, 都会瑟瑟发抖。

五只小家伙相互依靠蜷缩在一起, 一旁还有一个圆滚滚的蛋在那里。我踮起脚尖看着, 心中揣测鸟妈妈什么时候来。不一会儿, 只见一只黑色的鸟儿展翅飞来, 好像嘴上还叼着什么东西。我还想继续看, 它似乎发现了我, 又掉头飞走。

这样的躲猫猫经历了多次, 终于有次

见到鸟妈妈和鸟爸爸喂食的全过程。我心情太激动了, 那一刻我屏住呼吸, 静静地关注着这个“神圣”的过程。小鸟们各个张大嘴, 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 叽叽喳喳叫唤着, 仿佛在说: “妈妈, 我饿了! 我饿了!” 鸟爸爸鸟妈妈则一个个耐心细致地喂食。经过他们的消化, 食物会以白色液状进入小家伙们的嘴里。一个个喂好后它们转身挥动翅膀, 又继续去找寻食物了。白天它们周而复始, 轮流觅食照顾宝宝。到了夜晚, 我透过阳台的玻璃, 又看见鸟妈妈的身影。它们相依在一起, 用陪伴度过悠悠长夜。在鸟爸爸、鸟妈妈共同孵育下, 鸟宝宝一天天长大, 特别是老六, 终于在立夏当天下午, 破壳而出, 成为了大家族中第八位

成员。而其它兄弟姐妹则变得更加壮实, 从红色皮肤渐渐变成了像爸爸妈妈一样的黑色皮肤, 头顶还渐渐长出绒毛。我想鸟类的父爱、母爱与人类是共通的, 他们用无悔的付出照顾自己孩子, 它像春天的甘霖, 洒落在儿女心田, 虽然悄无声息, 却滋润着一棵棵生命的幼苗; 它像夏日的阳光, 坦荡地将它的光芒播撒在儿女渴求温暖的怀抱。

特殊的缘分, 让它们来到我的小区, 我的家, 让我收获这独有的惊喜与幸福。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分子、鸟类的好朋友, 我也会一直坚定地守护下去, 让它们享受这趟奇妙的生命旅程。说不定明年的初夏, 它们、我们还会再相遇, 相约。



## 与燕表妹有关的两顿荠菜饺子

□ 庆红(安徽合肥, 国企职员)

“朋友礼往礼, 亲戚嘴换嘴。”  
在厨房洗菜, 听到客厅手机铃执着响个不停, 赶紧关了水龙头去看。是燕表妹, 她回乡下婆婆家挖了许多荠菜, 叫我赶紧上她家帮忙包饺子去。

接过电话, 我解下围裙。快速换衣, 冲刺出门, 我母亲嘟囔说: “不就是一种野菜嘛, 有什么好吃的? 你看把你着急的。”

到了表妹家, 看到荠菜, 如同看到一位故人。与它对望片刻, 忍不住拣一棵闻了又闻, 一股田野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对荠菜的初始记忆是从挖荠菜开始的, 这样的春日, 后窗外的草场上, 浩浩荡荡都是荠菜, 它们好像正在准备一场赛

事, 在风中滋滋地长。于是挖野菜就成了乡野的一个风景, 只要我们蹲下身子, 看准目标, 用铲子轻轻一挑, 一棵水灵灵的荠菜就成了我们篮中之物, 得之太易, 所以也没觉得它金贵。

我突然想起, 当年就是这个胖胖的燕表妹, 来我家做客, 因为她是城里人, 我母亲唯恐怠慢她, 家里又是杀鸡、又是割肉。奇了怪了? 我们眼巴巴盯着的肉食, 她统统不爱, 唯对我外婆包的荠菜饺子情有独钟。那天她究竟吃了多少饺子? 反正我只记得那晚, 她在我家床上辗转反侧, 哼哼唧唧, 吓得我外婆一边大声念佛, 一边把我揪起, 带她在院中老柿树下转圈……

这次, 在燕表妹家, 我们几个女人对荠菜拣拣洗洗, 又拿出半块肉切切剁剁。红的瘦肉、绿的荠菜, 红绿相间, 荤素联姻, 不甚费力, 一锅具有农家风情的饺子馅就调好了, 我们几个娘们击掌称好。你和面, 她擀皮, 包包捏捏, 点火, 烧水, 扑哧扑哧下饺子, 起起伏伏间就满屋飘香了。围桌而坐, 边吃边唠, 在这种充满童年记忆的食物面前, 谈天说地, 瞩目当前, 遥想未来, 这顿荠菜饺子吃得我通体舒服, 神清气爽。

这时候, 我想到家里的母亲, 不知道她还想得起来燕表妹来我家做客, 外婆包的荠菜饺子的味道吗?

